

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主辦青年團圓歷講稿之一

楊 獻 珍

# 共產主義世界觀與 主觀唯心主義世界觀的鬥爭

——批判胡風集團的哲學思想——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

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主辦哲學講座講稿之一

楊 獻 珍

共產主義世界觀與  
主觀唯心主義世界觀的鬥爭

——批判胡風集團的哲學思想——

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編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

共產主义世界觀与  
主观唯心主义世界觀的鬥爭

——批判胡風集团的哲学思想——

楊 献 珍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書店出版

(北京东总布胡同10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56号

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开本787×1092公厘 $\frac{1}{32}$ ·印張3·字數64,000

1955年4月第1版 1956年3月第2版

1956年8月北京第3次印刷

印數367,001—387,000 定价(5)0.21元

統一書号2002·37

### 重印時的幾句話

今年三月間，我應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之約，作了三次講演。當時文聯同志給我的任務，主要是講“實踐論”，宣傳唯物主義，至於批判胡風及其集團的哲學思想，乃是附帶的。不管在講演中批判胡風及其集團的哲學思想是主要的還是附帶的，由於當時我沒有看出胡風及其集團的反革命政治面目，所以對於他們的問題還只是當作一個思想問題去處理，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在講的時候，有些問題的提法很不妥當。這種不妥當的地方，重印時都刪改了。其次，關於胡風的“主觀捆入客觀”的哲學思想，上次講的不够清楚，重印時在有關的地方補充了一點解釋。此外，個別詞句也略有刪改的地方。

楊獻珍

一九五五年八月二十四日

## 目 次

序言	1
一 哲学上的最根本的問題	15
甲、 哲学上的最根本的問題——思維与存在的關係問題的 第一个方面: 什麼是第一性的, 什麼是第二性的?	15
乙、 哲学上的最根本的問題——思維与存在的關係問題的 第二个方面: 思維是存在的反映——反映論	32
二 認識世界的兩種方法和知識的起源問題	39
三 客觀世界如何反映於人的頭腦中?	45
四 關於創作的源泉問題	48
五 如何發揮主觀作用?	50
六 關於規律的客觀性問題	70
七 自由与必然	75
八 關於党性問題	79
九 什麼是真理的標準?	84
後記	89

# 共產主義世界觀與 主觀唯心主義世界觀的鬥爭

——批判胡風集團的哲學思想——

## 序 言

同志們：

首先請讓我聲明一點：我這一次是承擔了一個與我自己的力量非常不相稱的任務。這是因為我對於文藝是門外漢，對於文藝界的情況非常不熟悉。來這裏給同志們講“實踐論”，講唯物主義，勢必要聯系到批判胡風集團的主觀唯心主義的哲學思想。可是我對於胡風的著作，從來就沒有看過；為了準備講課，臨時抱佛腳，把胡風的著作找來看一看。可是，天呀！我的文化水平很低，胡風的文章我竟看不懂，看了也不知道他說的是什麼。據胡風的解釋，那是因為是在蔣介石法西斯統治下用的“奴隸的語言”寫的。我想這不能成為胡風的文章之所以那樣難懂的理由。列寧寫“帝國主義論”，是用的“伊索寓言式的文字”，用的“沙皇制度迫使一切革命者在執筆來寫‘合法’作品時所不得不採用的這種可惡的伊索寓言式的文字”寫的。儘管“帝國主義論”是用的“伊索寓言式”的文字寫的，可是“帝國主義論”人們還是很容易讀懂。胡風的文章之所以那樣難懂的原因，我認為，不是在

於他是用的“奴隸的語言”寫的，而是在於他是用馬克思主義的招牌來反對馬克思主義，用唯物主義的幌子來宣傳主觀唯心主義，用“擁護”共產黨反對林默涵、何其芳個人的方式來反對共產黨，用反對所謂“主觀、公式主義”的藉口來反對毛澤東同志所指示的文藝方向，用反對所謂“宗派主義的小集團”來保衛他們的反革命集團，如此等等。李卜克內西在“馬克思回憶錄”中有一句話：“明快的語言決定於明快的思想”。正是因為胡風有一種不可告人之“隱”，而却又要告人，這種表裏不一致的矛盾，乃是他的文章之所以晦澀難懂的實質所在。

這裏有個極其明顯的例証。同是一位舒燕，當其還是胡風集團的成員的時候，他所寫的“論主觀”的文章，我就看不懂；可是當他一旦脫離了胡風集團而站到正確的立場上來的時候，他所寫的文章，如“致路翎的公開信”、“反馬克思主義的胡風文藝思想”等等，我就很容易地看懂了，因為他表裏一致了。

恩格斯在給史密特的信中說：“這些先生們常常以為所做的一切對於勞動者已經够好了。這些先生們應該知道，馬克思是怎樣地始終認為自己最好的東西對於勞動者也不會是够好的，他是怎樣地認為：如果我們貢獻給勞動者的東西有一點不够盡善盡美的話，那就要算是一種罪惡！”

胡風集團是那樣地自負，那樣地自命不凡，那樣地目空一切，我們的文藝工作同志們可以仔細地、全面地研究一下他們的著作、看看他們十幾年來所“貢獻”給勞動者的究竟是些什麼貨色？他們的作品在羣眾中究竟起了怎樣的用？他們的理論究竟幫助了誰？

胡風集團十幾年來所堅持宣傳的就是主觀唯心主義的哲學思想和文藝思想，而他們却偏要說他們的那種思想就是馬克思

主义的哲学唯物主义。一九〇八年列寧在給高尔基的信中寫到他要給經驗批判主义(即主觀唯心主义)以毀滅性的回擊的決心時說：“現在出版了‘關於馬克思主义哲学的概論’。除了苏佛罗夫的一篇(我正在讀它)之外，我讀完了所有的論文，而每篇論文都簡直使我憤怒不止。不！这不是馬克思主义，……当然，我們是普通的馬克思主义者，对哲学沒有研究的人——但是为什麼这样侮辱我們，把這類东西当作馬克思主义的哲学送給我們！我寧可受五牛分屍的慘刑，而不願參加宣傳這類东西的机關報或委員會。”胡風集团也正如當時俄國的馬赫主义集团一样，把主觀唯心主义当作馬克思主义的哲学送給中國人民。馬克思曾說过，宗教是人民的鴉片。主觀唯心主义与宗教實質上是一样的东西。列寧說：“哲学唯心主义是……引向僧侶主义的道路。”不管胡風集团的“主觀戰鬥精神”如何，只要他們堅持他們的主觀唯心主义的思想，他們就有走上僧侶主义道路的危險。在“論主觀”的文章中，他們不就已經講起什麼“生生不已的天心”嗎？从此再前進一步，看一看！

拿主觀唯心主义送給中國人民，这是把鴉片、把毒藥送給中國人民。胡適是把主觀唯心主义(实用主义即主觀唯心主义)从美帝国主义那裏拿來送給中國人民，胡風是把主觀唯心主义从日本帝国主义那裏偷运來送給中國人民。一九四八年在香港的一部分同志，在“大众文藝”叢刊上对胡風集团的这种主觀唯心主义的哲学思想、文藝思想進行过公開的批評，那一次的思想鬥爭，是一場有原則的嚴肅的思想鬥爭，是辯証唯物主义与主觀唯心主义的鬥爭。一九五二年底、一九五三年初何其芳和林默涵兩同志也寫过对胡風的批評文章。可是这些批評从胡風那裏得到的反应是什麼呢？是敌視，是仇恨，簡直是咬牙切齒的仇恨，



是惡毒的謾罵，他用盡了一切惡毒的詞句來對他們謾罵。讀了去年七月胡風給中共中央的三十萬字的關於文藝問題意見的“報告”，我覺得胡風的瘋狂態度已經是達到登峯造極的程度了。這不是什麼“報告”，這是向中共中央下的戰表。請看，他竟狂妄到要求取消黨所領導的一切文藝刊物，取消黨所領導的一切文藝團體。這是直接向中共中央要求在文藝方面取消共產黨的領導。

胡風提給中共中央的所謂意見書，充分地表現了他的資產階級主觀唯心主義的立場是非常堅定的。胡風不僅對周揚、何其芳、林默涵同志對他的批評表示了高度的仇恨，恐怕是誰批評他，他就仇恨誰。舒蕪在今年第四期“中國青年”上寫的“反馬克思主義的胡風文藝思想”的文章中，說到胡風因為他接受了黨的教育，放棄了反馬克思主義的文藝思想，便對他表示一種狂熱的仇視。這不是沒有原因的。主觀唯心主義是胡風的全部思想的靈魂，是他的全部文藝理論的基礎，因此，是絲毫觸動不得的。很顯然，他的這個東西若被觸動了，搞垮了，他的那座金碧輝煌的可是紙糊的文學藝術宮殿也就要全部垮台了。

馬克思在“資本論”的初版序中講：“自由的科學的研究，在政治經濟學範圍內，不只會和在其他範圍內遇到相同的敵人。經濟學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質，會把人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惡劣的感情喚起，把代表私人利益的仇神召到戰場上來阻礙它。例如英國國教會，對於在三十九個信條中攻擊三十八條的人還會原諒，而不會原諒一個奪去他的收入三十九分之一的人。”

看來自由的科學的研究，在文學藝術的範圍內也有此情形。請看，何其芳和林默涵同志對於胡風的批評，不是已經把胡風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惡劣的感情都喚起來了嗎？請看，他針鋒相

对地把何其芳、林默涵同志所講的共產主义世界觀放在他所認為插在讀者和作家头上的“五把刀子”中的第一位。這說明了胡風是抓住了最主要的問題。共產主义的世界觀就是辯證唯物主义。這就是說，他痛恨辯證唯物主义痛恨到極點了。本來，在有些人的眼中，辯證唯物主义这东西实在可惡透了。馬克思曾經用它挖了資本家的底，揭露了資本家發財的秘密。今天何其芳、林默涵同志又用它來挖了胡風的底，揭露了他的主觀唯心主义的思想本質（胡風把這叫做“誅心之論”），於是他們就成了奪去胡風的“收入三十九分之一”的人，所以，在胡風的眼中，他們就成了他所最不能原諒的人。

可是胡風果真只是反对林默涵、何其芳同志麼？在歷史上有過這樣的事：俄國的馬赫主义者本是反对唯物主义的，可是他們裝作只是反对普列哈諾夫。同樣的，胡風本是反对共產主义世界觀的，可是他却裝作只是反对林默涵、何其芳同志。

今天我們对胡風思想進行批判，乃是共產主义的世界觀即辯證唯物主义的世界觀同主觀唯心主义的世界觀的鬥爭。鬥爭之所以產生，是因為他要堅持他的主觀唯心主义的世界觀，我們要坚持我們的共產主义的世界觀即辯證唯物主义的世界觀。這是這次思想鬥爭的本質。這是當前尖銳的階級鬥爭之在思想戰綫上的反映。如舒蕪在“致路翎的公開信”中所揭露的，胡風集團曾經把他們自己裝扮得好像是在“決定着人類命運”的模樣。我們說，決定着人類命運特別是決定着工人階級勞動人民的命運的，絕對地不是主觀唯心主义的世界觀，而是共產主义的世界觀即辯證唯物主义的世界觀；指導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的就是這個世界觀。現在全世界垂死的資產階級所賴以救命的思想武器就是主觀唯心主义的世界觀。主觀主义这东西，實質上是一種

唯心主义，但我們的幹部在实际工作中犯这种唯心主义的錯誤，乃是出於不自覺的，是由於理論水平低，沒有嚴格地受过唯物主义的鍛鍊，劃不清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界限。可是主观主义这东西所給予中國革命的危害已經够大了。正因为这样，所以毛澤东同志才非常痛切地說：“这种反科学反馬克思列寧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產党的大敌，是工人階級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純的一种表現。大敌当前，我們有打倒它的必要。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馬克思列寧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鞏固，革命才会胜利。”主观主义——实际工作中的不自覺的唯心主义，对革命的危害尚且如此。而主观唯心主义者則是自覺地向人民羣众宣揚主观唯心主义。如果这种主观唯心主义在中國人民革命中起了作用的話，那保險蔣介石的法西斯統治一定至今还是固若磐石。他們根据他們的主观唯心主义的理論，宣傳什麼所謂“主观精神”，“主观作用”，“主观戰鬥精神”。他們說，“人類的鬥爭歷史，始終是以發揚主观作用为武器，並以實現主观作用为目的的”，“人類並不是用自然生命力或社会勢力來鬥爭，而是用真正的主观作用來鬥爭。”多麼厲害呀！以發揚“主观作用”为武器來進行鬥爭！我想这种高明的鬥爭方法恐怕不是从胡風開始發明的，似乎是古已有之的东西。古代的人处在專制皇帝的淫威之下，曾經用过“腹非”的方法進行鬥爭；还在一本什麼書上看到过一种“跪着的暴動”的方法。馬克思曾經說过：“批判的武器，無論如何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質的力量必須由物質的力量來消滅。”蔣介石匪幫統治集团不是幽靈，也是一种社会勢力即物質力量。我們反对蔣介石匪幫，如果不用“自然生命力或社会勢力”即不用物質力量去進行鬥爭，而只用什麼“真正的主观作用”即精神力量去同蔣匪

幫鬥爭，其作用大概不会超过那种“腹非”或“跪着的暴動”的鬥爭方法。用主觀唯心主义的方法去同蔣介石鬥爭，是連蔣介石的一根毫毛也不能够觸動的。

同志們，主觀唯心主义的哲学，是帝國主义的哲学，是帝國主义者用以反对和平民主社会主义陣营的武器，是他們用以奴役被压迫、被剝削的民族和人民的武器。勞動人民如果接受了这种哲学，他們就只能有陷於永劫不復之境的命运，而不会有其他較好的命运，这正是帝國主义者所希望的。所以，帝國主义的奴才胡適向中國人民販賣这种哲学，而胡風也死死抱住这种主觀唯心主义哲学不放。我們中國人民是靠辯証唯物主义哲学才獲得解放的，今後还要靠这个哲学建成社会主义，走向共產主义。沒有辯証唯物主义哲学，社会主义是搞不成的，不必說共產主义了。

这就是为什麼中共中央号召我們所有幹部和知識分子都要学习辯証唯物主义、批判資產階級唯心主义的道理。不管是誰的唯心主义，都要批判、反对。胡適的唯心主义固然要批判、反对；胡風的唯心主义也要批判、反对；如果共產党的黨員幹部中有唯心主义，同样要批判、反对。

同志們，生活在社会主义時代的人是幸福的。但是，生活在这样時代的人，特別是我們的幹部，必須学习馬克思列寧主义的哲学，才能成为聰明的人，不学习馬克思列寧主义哲学的人，就要变成落後的人。胡風的主觀唯心主义的哲学思想、文藝思想，居然还能够影响一些人跟着他跑，这並沒有什麼稀奇，这並不是由於他的學問有什麼了不起，也不是由於他“主觀作用”或“主觀戰鬥精神”起了作用，而是他利用了人們的落後，人們的落後使他的“主觀作用”起了作用。許多人不懂得哲学，你們看，胡風寫

起文章來，馬恩列斯的話，黑格爾、費爾巴哈的話，他引証了許許多多，使人們看起來，他儼然是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家”。如果誰真的認為他是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家”，那你就上了當，受了騙。沒有真馬克思主義者，有假馬克思主義者。列寧早就揭露過這樣的騙局。列寧說過：“馬克思主義是非常深刻的各方面的學說。所以脫離馬克思主義的人，常可摘引馬克思書籍中的斷章片義（特別是無頭腦地摘引），作為自己的理由。”胡風正是這樣的摘引家。可是有一個非常尖銳的矛盾，是胡風的“主觀戰鬥精神”所無法克服的，這就是，馬克思列寧是徹底的辯證唯物主義者，而胡風則是徹底的主觀唯心主義者。他要斷章取義地摘引他們的某些個別詞句來證明他的主觀唯心主義的“理論”是正確的，這怎麼行呢？

現在中央號召我們學習辯證唯物主義，如果我們大家都學習了辯證唯物主義，大家都懂得了哲學是一種什麼東西，那麼，大家就都聰明起來了，大家在哲學方面都不落後了，這就堵死了唯心主義哲學向各方面“突進”的一切門路。大家不要輕視唯心主義哲學的欺騙作用。哪里沒有辯證唯物主義哲學，那麼，唯心主義哲學就要從那里“乘虛而入”。

一開始我就聲明了我這一次是承擔了一個與我自己的能力太不相稱的任務。可是，現在既已承擔了這個任務，就不能不來。我想，中央既決定要宣傳唯物主義，我來，如果能夠起一點動員大家學習唯物主義的作用，那麼，我的任務也就完成了。記得胡風在哪里用過什麼“自在之物”、“為我之物”兩個名詞。這是哲學史上的兩個名詞。我從我們馬列學院那里知道，我們有不少幹部對於哲學抱著一種神秘觀點，好像哲學不是我們一般幹部所能學的。如果這樣來看哲學，這就是把哲學看成是一種

“自在之物”，即“不可知之物”。这种看法是完全錯誤的。我們思想工作者的当前任务，就是要把馬克思列寧主义的哲学在我們的廣大幹部当中变成一种“为我之物”，这就是說，要把馬克思列寧主义的哲学变成我們的一般幹部都能在实际工作中掌握运用的工具。

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就是工人階級劳动人民的哲学，是工人階級劳动人民所能够懂得的哲学，不是什麼神秘的哲学。只有唯心主义的哲学才是一种神秘的哲学。

馬克思早就說过：“哲学在無產階級之中找到了它的物質武器。同样地，無產階級在哲学之中找到了它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閃光一旦根本地貫徹到这个質樸的人民基地時，德意志人之被解放为人，就会得到完成。”

日丹諾夫在“西歐哲学史”討論会上的發言中也說过：“其实，从馬克思主义成为無產階級的科学世界觀的時候起，哲学史的舊時期就終結了。在那个舊時期，哲学只是个別人們的事情，只是少數哲学家及其所組成的哲学学派專有的財產。这些人都是脱离实际生活，脱离人民，与人民毫不相干的。

“馬克思主义不是这样的哲学派别，相反的，它是征服这种舊的哲学，征服这种成为少數特殊人物、貴族知識分子所專有的哲学而產生的。它是哲学史上完全新時代的開始，从此以後，哲学成了無產階級羣众为擺脫資本主义压迫而鬥爭的科学武器。

“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科学研究的工具，是一种貫串一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方法，同時这种方法又以这些科学在其發展过程中所得的成就，而更加丰富起來。”

請看，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無產階級的哲学，是無產階級進行鬥爭的精神武器，是無產階級为擺脫資本主义压迫而鬥爭的

科学武器，是一种科学研究的工具，是一种貫串一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方法。

馬克思还說过：“从來的哲学家只是各式各样地說明世界，但是重要的乃在於改造世界。”

共產党的幹部是改造世界的人。要改造世界而不掌握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精神的武器，这个科学研究的工具，这个貫串一切科学的方法，那是改造不了世界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乃是帝国主义資產階級維護舊世界、舊秩序的武器。列寧教導我們：“从馬克思主义者所抱持的意見——即馬克思的理論是客觀真理——中間所得出的唯一結論是：循着馬克思的理論道路走去，我們將日益接近客觀真理(决不会窮尽它)；而循着任何其他道路走去，我們除了混乱和謊話以外，什麼也達不到。”不正是如此嗎？胡風集团根据他們的主观唯心主义所發揮的“理論”，除了混乱和謊話以外還有什麼？胡風提交中共中央的意見書，若題作他的一本書的名字：“在混乱裏面”，我看倒真是名實相副的。

馬克思主义哲学是老老实实地講道理，絕對不是如人們所想像的那樣難學。馬列学院已經有了这种經驗，而且这种經驗已經成了若干学校的經驗，經驗証明，一般縣、區級幹部也都能學懂哲学。我們应当鼓起勇气响应中央的号召，學習馬克思列寧主义的哲学。

我們說馬克思列寧主义哲学好學，但也不是僅僅听幾次有關哲学的報告就能解決問題。正如毛澤东同志在“中國革命战争的战略問題”中所講的：“說學習和使用不容易，是說學得徹底，用得純熟不容易。說老百姓很快可以变成軍人，是說此門並不难入。把二者總合起來，用得着中國一句老話：‘世上無難事，

只怕有心人’。入門既不难，深造也是办得到的，只要有心，只要善於學習罢了。”我觉得學習哲学也是这样，入門既不难，深造也办得到，問題只是在於能不能下决心學習。

關於馬克思主义哲学（或者說共產主义的世界觀，辯証唯物主义的世界觀，都是一样的）同文藝工作者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關係問題，这方面的文章非常多，而且道理也是非常顯然的，所以我不想在這裏多說。

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的報告中講到用馬克思列寧主义教育黨員和党的幹部時說，“在國家工作和党工作任何一个部門中，工作人員的政治水準和馬克思列寧主义觉悟程度愈高，工作本身也愈高，愈有成效，工作的結果也愈有效力；反过來說，工作人員的政治水準和馬克思列寧主义觉悟程度愈低，工作中的延誤和失敗也愈多，工作人員本身也会愈加变为鼠目寸光的小人，墮落成为一些只圖眼前利益的事务主义者，而他們也就愈易蜕化变節——这要算是一个定理”。又說，“有一个科学部門的知識，是所有一切科学部門中的布尔什維克所必須具备的，这就是馬克思列寧主义關於社会、社会发展規律、無產階級革命發展規律、社会主义建設事業發展規律以及共產主义勝利的科学。”

斯大林在這裏說馬克思列寧主义的哲学是一切科学部門中的黨員幹部都必須學習的共同科学，这当然也包括文学藝術部門的幹部在內。为什麼不管是什麼科学部門的黨員幹部都必須學習馬克思列寧主义的哲学呢？道理講得非常清楚，就是因为，在任何工作中，如果能够掌握馬克思列寧主义的哲学原理去做工作，工作就做得好，否則就做不好，斯大林还特別強調地說，这要算是一个定理（規律）。



毛澤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也教導我們要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和學習社會。他說：“一個自命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作家，尤其是黨員作家，必須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知識。但是現在有些同志，却缺少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因此，他教導我們要“很虛心地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還說，“馬克思列寧主義是一切革命者都應該學習的科學，文藝工作者不能是例外。”

文藝工作者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哲學，到底有什麼用處？毛澤东同志把道理也對我們說得非常清楚。他說：“學習馬克思主義，是要我們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去觀察世界，觀察社會，觀察文學藝術，並不是要我們在文學藝術作品中寫哲學講義。馬克思主義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文藝創作中的現實主義，正如它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物理科學中的原子論、電子論一樣。”這話說的再明白沒有了。

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辯證唯物主義，是我們觀察世界、觀察社會、觀察一切問題的唯一的正確方法。共產黨的幹部觀察任何問題，只能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方法，此外不能用任何其他思想方法，因為你若不用這種思想方法而用別的思想方法去觀察問題，你就必然要犯錯誤。世界觀與思想方法是一致的，有什麼樣的世界觀，就有什麼樣的思想方法，沒有辯證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就不會有辯證唯物主義的思想方法。辯證唯物主義的思想方法既然是唯一正確的思想方法，那麼，你若要想掌握這個正確的思想方法，不懂得辯證唯物主義的世界觀，行不行？不行的。

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世界觀，即辯證唯物主義的世界觀或共